

白双文集

BAI REN WEN JU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刃文集/白刃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2. 3
ISBN 7-104-01510-8

I. 白... II. 白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09874号

白刃文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广州战士报社印刷厂 印刷

4000千字 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210印张 14插页

2002年2月第1版

200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套

ISBN 7-104-01510-8/I.615

全七卷定价:320.00元



作者白刃
1964年摄于北京



◀作者 80 岁生日与老伴冷克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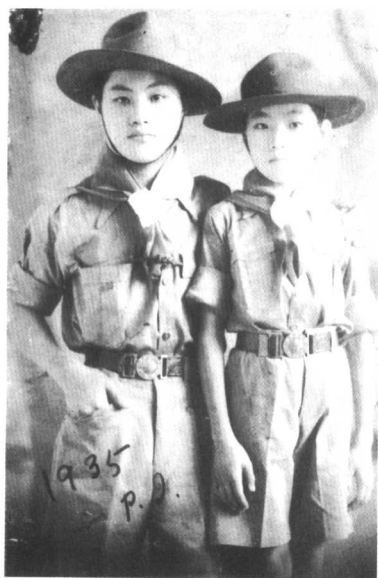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的儿女们 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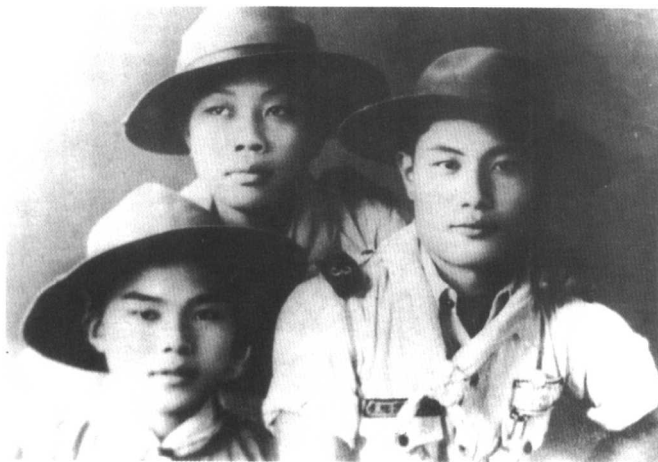
◀全家福
1983年10月于北京



▲贴在护照上的照片，
1932年冬天作者去菲律宾前
摄于厦门。



▲作者1935年在马尼拉中
西小学与同学林紫暘(右)合影



▲作者(右)与集美中学同学林有
声(左)陈耕国(中)1938年赴延安途中
在广州合影

永生者的怀念

——纪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

清晨，吹动着轻暖的东风，
阳光洒遍，天上地下一片红，
灿烂，照耀着万物生长的希望，
还是这般巨变的辉煌。
谁还在寻觅陨落？
不！它就在太阳四射，
照耀着万物生长，
巡视着万物生长。
它是里程里航线的灯塔，
它是革命征途上的指路明灯。

敬爱的周恩来啊！

作者手迹

无三早歌于长沙

歌声遍神州

北高潇湘七别恨归东已是闲庭
秋北厚雨飞竟旧地而风急雨添
斜怨不为招魂吊虚子但悲泥
蛇锁江流何日海波浪静重重间

作者小传

原名王寄生，笔名王爽、蓝默。1918年生于福建晋江县永宁镇。1932年去菲律宾谋生，当过学徒店员。在马尼拉半工半读。1936年参加革命，1937年春回国，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，参加八路军。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、干事、连指导员、报社主编，安东（今丹东）广播电台台长，西满军区、东北后勤宣传科长、教育科长并兼《反攻报》、《后勤报》主编，新华社前线分社记者，第四野战军编辑科长等职。参加过辽沈、平津两大战役。1952年起专事文学创作，1985年离休。

自1936年开始在菲律宾华文报刊上发表作品起，六十年来，出版小说、剧本、诗歌、散文30余部。

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。

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、中国南音学会顾问、中国电影基金会名誉理事、菲律宾华侨归国联谊会顾问、菲律宾菲华文联顾问、澳门福建同乡总会名誉顾问、北京集美校友会副理事长。

自序

一眨眼过了八十多年，该说是长寿了。年青时可不这么想，成年累月生活在战争中，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。何况我的祖父母辈们，六七十岁就离开人间。

更没想到，我这个闽南海隅的村野顽童，只断断续续念了两三年私塾，又读了两年半洋学堂，居然当了作家。舞文弄墨六十余载，出了几十本书，还写了话剧、电影。

我不相信命运，一生却碰到许多巧事，或叫做机遇吧！就是这些机遇，阴差阳错造就我这个作家，也付出了不少代价。

参加革命六十多年，穿过四次军装，开除过两次党籍和一次军籍，三次下放劳动改造，三次死里逃生，全和当作家写文章有关系。吃苦受罪，在炼狱中认识了社会的复杂性，得到宝贵的生活体会，使我更顽固地往下干。冤案后来全平反了，所以我现在还是一个不穿军装的老兵，一个老红军，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。

我生在侨乡，十几岁去菲律宾谋生，按家里的愿望，要我学做生意当商人，日后发财返乡，光宗耀祖。在商店当学徒，我发现商人唯利是图，尔虞我诈，我讨厌做生意，跑到马尼拉半工半读，入中西小学遇到颜文初校长和庄桓笙老师，进华侨中学又遇到董冰如老师。董冰如又名董锄平，是个老共产党员，成了我革命的引路人。没有这几位恩师，我的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。

回国参加抗日战争，去延安当了八路军，在抗大学的是防毒化学。分配到山东一一五师司令部当参谋。没想到组织上从表格里，发现我在《华侨商报》当过员工，写过文章，把我从司令部调到政治

部，当记者作主编，打仗时下部队，写新闻通讯，报导指战员英雄事迹，报导敌后老百姓支援八路军，深受感动，产生了写文艺作品的冲动，即所谓的“灵感”，不断写点小诗、特写、故事，偶尔也写短篇小说。

1943年，“精兵简政”，《战士报》停刊，我给肖华主任打报告，要求下连队锻炼，理由是当了五年八路军，没有亲自拿枪和日本鬼子作战。申请得到批准，下战斗连当指导员，和日伪军打了几仗，不到一年，又被调任滨海军区主编《民兵报》，不久，调回山东军区编《山东画报》。

日本投降，随军到东北，奉命接管安东（今丹东）日伪放送局，当了广播电台台长。以后又担任西满军区和东北后勤部的宣传科长兼报社主编。

在哈尔滨，看了许多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和小说。深感中国共产党自1925年大革命，参加北伐战争以后，经过十年内战，八年抗战，现在又进行解放战争，产生过无数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却很少通过文学艺术反映出来。那时我刚到而立之年，年青气盛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觉得自己经历十年战争生活，亲自打过仗，可以试试。于是访问了俘虏营的“解放战士”以后，一晚上写了一万字的短篇小说《谁是敌人》，寄给严文井同志，很快地在《东北日报》刊登，接着又发表了《桥》和《小周也要当英雄》等小说。

小说见报，颇受欢迎，增加了信心，有了“本钱”，要求到前方部队当记者。结果碰了钉子，直接领导人就是不放，还给我封官许愿。我坚持去前方。这位领导人甚为恼火，借中央整顿组织纪律之机，给我加上“无组织无纪律”的罪名，行政上撤职处分，而且发通告，登了报。

我认为这位领导人，不通过支部和党委讨论，在我调离原单位之后，私自下了处分的通令，是采取非组织手段，感到委屈，于是给中共东北局写了申诉，请求撤销处分。又找罗荣桓政委告状，罗政

委给我教育,并对我和他各打五十大板,说我们二人都犯了“自由主义”的错误。

看来,组织上是想培养我作官。可我生性顽劣,不会唯唯诺诺,不善于见风使舵,更不会吹牛拍马。有话憋不住,是个炮筒子,容易得罪人。上面说的那位领导,就是在会上对他提意见惹出的麻烦。

东政宣传部肖向荣部长同意我上前方,调我到六纵队当记者。为了证明自己“能写”,我争分夺秒深入连队,在行军的马背上构思,在战斗的间隙时创作,不断在《东北日报》上发表小说。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,我都随野战部队行动,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战地通讯,也写诗歌和短篇小说,并构思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。

北平和平解放,我和杨朔同志一起,他把我在东北写的短篇小说,交给周扬同志审查,不久以《生死一条心》作书名,由新华书店出版。这是我进关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。虽然在东北光华书店和东北书店印行我的《三秃的冤仇》、《敬礼!亲爱的勇士》和《小周也要当英雄》,那只是三个薄薄的小本子。

四野部队南下武汉,经过前委书记谭政同志的关怀,对我被处分的申诉进行调查,做出平反的决定,由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当众宣布撤销处分,背了两年的黑锅,总算卸下了。

十年内战时,红四军出版的《战士报》,抗战后由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继续出版,当时报头只有“战士”二字,是朱德同志题写的,1943年停刊。中南军区要复刊,要我这个抗战时当过主编的出来筹备。这时我在战士生活社当编辑,编写战士读物,闲时为地方报刊写文章。突然要我负责报社的工作,深感力不从心,也怕没时间写作,找了借口推掉。但上级仍要我当官,宣布我为编辑科科长,既然宣布了就不好违令,刚撤销处分,不好再讲价钱。

编辑科负责编选《部队文艺丛书》和《战士生活丛书》,人员比较多,除了几个新参军的北平大学生,要帮助他们学习业务,还要为一个作家组服务,其中有著名作家蒋牧良、刘白羽、陈荒煤和西

虹等六七人。任务不轻，工作量大，只好把写作放在业余时间。长篇小说《战斗到明天》第一部刚写完，接着写话剧《糖衣炮弹》。

话剧由中南军区文工团排演，参加中南汇演，得了优秀奖。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后，军内外许多文工团相继演出。京剧、淮剧移植，上海评弹团改编演出。长篇小说命运不佳，出版后《解放军文艺》和《人民日报》著文批判，其他报刊也跟着围攻。说我歌颂小资产阶级，歪曲工农兵形象，违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。

正值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，我成了批判的对象。说是写了坏书，既毒害了青年，又浪费国家财产。我只有检讨的份儿。还好，没给我戴什么帽子，没给什么处分，只是科长当不成了，改任创作员。

因祸得福，正合吾意。从此当了几十年的创作员。除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，在长沙警备区挂了个顾问，1963年回部队授了个上校军衔以外，便向“官”字告别，一心一意从事文学创作。

1955年转业到北京市文联，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，当了一名没有编制、不拿工资、出差旅费全部自理的所谓职业化作家。为了养家糊口，我得拼命工作。八年职业化，扣去三年反右倾挨整，五年实践，我改写了长篇小说《战斗到明天》和话剧《糖衣炮弹》（更名《后方的前线》），我还为青年艺术剧院写话剧《白鹭》，为沈阳话剧团写《兵临城下》和《战火纷飞》，为辽宁人艺写《踏遍青山》。此外还写了歌剧《莲花湾》。这些作品均陆续由作家、春风、中国戏剧等出版社出版。这期间，我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平常人的故事》（上海文艺）、《镇海石》（上海文艺），诗集《前进的回声》（作家）等书。话剧《兵临城下》，后来和导演林农同志合作改编，拍成电影。

1958年炮击金门，我两次到厦门前线，深入与金门隔水相望的语屿岛生活，到大小澄和角屿访问，写了诗歌、特写和战地通讯数十篇，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。

职业化这几年，是我创作的高峰期。我刚到不惑之年，精力充沛，有点经验，加上不断到工地、下部队、上前线生活访问，促使创

作冲动,似乎有写不完的素材,用不尽的干劲。但和靠稿费生活关系很大,没有收入,无法养家;没有旅费,不能下去体验生活。

当年响应职业化的作家屈指可数,有的家底雄厚,有的还按月领补助。我自不量力,认为既拿工资又拿稿酬,领双份不合理,干了这种被别人认为的“傻事”,但我并不后悔。回想起来,这一号召不现实,不具备条件,一来稿费太低,据说苏联作家写个短篇小说,就够一年的生活费,我一年出版几本书,经济还是紧巴巴;二来虽然规定有上演税,但从未认真执行。我的话剧《白鹭》和《兵临城下》,全国各地不少剧团演出,除了首演的和北京的剧团,付给演出费,外地演出的都没给,我又不能厚着脸去讨钱;三来政治运动频繁,不挨整便罢,挨了整就够呛!1959年反右倾我挨整,新作没人敢登,书籍不能再版,话剧停止上演,生活来源完全断绝,还要下乡劳动改造,困难可想而知。

1962年广州戏剧创作会议以后,我的冤案得到平反,被搁置了三年的话剧《兵临城下》,在沈阳演出后进京上演,得到好评。周恩来总理看了三遍,每次看完都提出修改意见,改编电影前还专门找我到中南海谈两小时。可惜好景不长,1966年,江青勾结林彪在上海和张春桥等人,炮制了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,点了《兵临城下》。4月间全军创作会议上,当成大毒草批判。作为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开场锣鼓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社论》,《解放军报》整版刊登部队作家的发言,电台广播,新华社发消息,全国大小报刊群起围攻。特别是在电影片头加上批判词,组织各单位集体观看声讨。一时间,白刃的名字家喻户晓,远扬海外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1969年和1974年又重复批判了《兵临城下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曾演出《兵临城下》的剧团,又重新排演,影片拷贝重新放映,人们为了解个中隐情,踊跃购票。1978年夏天,我在济南,看到报上登出放映广告,从清晨放到深夜,场场爆满。

我常想名人成名,大概有三种途径:一是个人勤奋,建功立业,扬名天下;二是媒体炒作,花样包装,胡吹乱捧;三是为了批倒批臭,发动“全党共诛之、全国共讨之”。我这个被人批出来的“著名作家”,该感谢那位“红都女皇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后,为了夺回失去的十年时间,我不得不加倍努力工作。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《罗荣桓故事》,又参加《罗荣桓传》的编写,还出版了《罗荣桓元帅记事》。八十年代初,去菲律宾探亲,因办手续滞留香港,为了生活我写了《南洋漂流记》和《龙真人出山》两部长篇小说。先由香港报刊上连载,后结集出书。从香港和菲律宾回京,写了《香港见闻》和《永不凋谢的花》两部散文集。

改革开放,香港和海外亲友不断回国探亲旅游,我亦经常来往于香港、深圳,为香港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镜报》和《地平线》等报刊写文章,还写了《好梦难圆》和《蓝色的海湾》两部电视剧。

九十年代初,为了还愿,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《战斗到明天》续集,并于1996年出版。

利用新作的间隙,整理了旧集,出版了《白刃小说选》、《白刃剧作选》和诗集《野草集》等书。

1982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女作家卓如同志找我,说福建人民出版社计划编印闽籍作家文丛,列名冰心、许地山、郑振铎、胡也频、林语堂等一批作家,来人请她编辑马宁和我的文集。我将数十年来出版的书籍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,全部交给卓如同志。后来听说只出了几位同志的选集。1996年,天津文学研究所王玉树同志来信,谈到家乡石狮市拟出版我的文集,我又将近二十年写的百万多字的作品,悉数交给卓如同志。从来好事多磨,文集又因故未能付印。

文集编好了,我也进入耄耋之年,尽管每日还干半天活,但岁数不饶人,精力衰退,力不从心,似乎应该服老,彻底离休,给创作生活划上句号。

改革开放之后,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,国民经济迅速发展,综合国力不断提高,文坛上百花齐放、万紫千红、新人辈出,这是十分可喜的事。然而门窗洞开,苍蝇蚊子随西风飞来,各种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潮滚滚涌进,国内有人高唱“一切向钱看!”有人公然说“贿赂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”,有人叫嚷要“全盘西化”。文艺界也不落后,有人把西方丢弃的破布拿来当旗帜,到处摇旗呐喊:“非英雄化”,“告别革命”,“否定崇高”。为了走向世界,拿国外的大奖,有人拼命搜挖中国落后的事物,去讨洋人的喜欢。某些国家出版社与私营书商竞赛,争出海淫海盗的书,翻印港台武侠言情小说,培养出一批新鸳鸯蝴蝶派作家。某些所谓的“理论家”,竟将宣扬帮派打斗的武侠大师,封为世纪文学的泰斗!

银幕荧屏上没完没了的宣扬封建帝王、后妃、格格、阿哥,展览官廷豪华生活,拖着“猪尾巴”山呼万岁成为“主旋律”!电视上充斥枪战斗殴,凶杀绑架,大款小蜜,别墅宾馆夜总会……广大工农兵几乎被忘了!据说是考虑票房价值,拍农村工厂战争的片子要赔本,谁肯当傻瓜?

目前国内腐败之风愈禁不止,越演越烈。中央下决心严整,打了大老虎,杀了高官,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,却很难除根。原因很多,忽视精神文明建设,也是个重要因素。

邓小平同志早就警告我们,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,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。可是许多领导人,只抓摸得着的钱物,忽视看不见的精神,一手硬一手软,造成道德败坏,世风日下,蛀虫遍地爬,苍蝇蚊子满天飞。

腐败堕落是信仰危机。没有崇高理想,没有振兴中华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,一心想升官发财,当大款大腕过豪华生活,哪能不腐败?这和这些年的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分不开,文学艺术是社会教育的重要部分,影视每日每时都在给观众灌输着东西,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,难辞其咎。如果前面所说的那些精神

鸦片不被抵制，还在毒害读者和观众特别是青少年，想清除腐败恐怕是与虎谋皮。

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良心的作家，尚且主张文学艺术要“真善美”，我们号称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人，为了追求金钱和名利，喜欢“假恶丑”，竟用精神鸦片腐蚀人民，良心何在？

我希望有良心的作家，都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添砖加瓦，为振兴中华倡导精神文明当吹鼓手，为推动历史前进出点力，即使不能把文笔当匕首、当投枪，与一切丑恶作战，也应该给读者以真善美的感受。

想到这些，作为一个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文艺战士，思虑万千，感慨无限！扪心自问，从1936年在马尼拉发表习作开始，六十多年写的作品，尽管水平不高，而且屡被左棍子打击，但多是来源于革命生涯，写的是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，反映了时代的脉搏。因此经过战友和同志们的鼓励，在亲友的帮助下，我还是把文集付印，不求起多大作用，但愿后代能知道革命前辈的事迹。即便为后人留下点资料，也算尽点绵薄之力。

白刃 2000年3月31日，北京

目 次

序词·····	(1)
怀念第二故乡·····	(2)
当“番客”去·····	(4)
睡“猪巢”，喂蚊子·····	(8)
花钱买来的“父亲”·····	(12)
岛国风光·····	(16)
“亚细亚”与洪头家·····	(21)
三个伙计·····	(24)
我每天的“功课”·····	(29)
病中消灭“吸血鬼”·····	(33)
流年不利·····	(37)
黑衣女郎·····	(44)
陈山和伊莎的故事·····	(49)
不幸的结局·····	(58)
祸从天上来·····	(68)
年关的火光·····	(72)
小头家的鬼把戏·····	(76)
亚细亚商店的末日·····	(80)
最后的晚餐·····	(84)
卷着铺盖南行·····	(89)
老华侨谈“番客”·····	(94)
突变·····	(100)

番姑娘的爱·····	(108)
奇怪的摩佛号·····	(119)
在荒岛上·····	(128)
虎口逃生·····	(134)
我变成鲁滨逊·····	(145)
黑人岛上的一夜·····	(155)
陈山叔要复仇·····	(159)
擦皮鞋的风波·····	(164)
我上了洋学堂·····	(170)
我的引路人·····	(178)
“言身寸”与礼义廉·····	(182)
青春的喜悦·····	(188)
初恋的苦恼·····	(195)
带泪痕的情书·····	(203)
生命交响诗·····	(210)
心中的波澜·····	(220)
迈进新闻界·····	(226)
纽纽的“急事”·····	(233)
复仇之后·····	(240)
再会吧！南洋·····	(249)
后记·····	(260)